

幸
福
时
光

一路上，有北方葱郁的
个麦和高粱鼓鼓舞我，有南
方遥远的水稻 叮咛我，有那
些自以为是的“豆腐块”为我
壮胆，而我最终还是怀着怯
怯的心情，轻轻地叩开那扇
命运中注定的圣洁的门扉

孩子，我是用春雨的缠
绵与冬雪的洒脱相互交融而
成的一首长诗，再加上九百
九十人朵玫瑰，才揭开你生
命的序啊！

春雨与冬雪

——写给儿子的诗

你睡着了孩子,你睡得多像一部合上书页的经典。你那累葡萄似的大眼豆,和那红樱桃般的小口里,正藏着至高无上美与法则。窗外的琴声和孩子们的喧闹无法打扰你香甜的眼眠,正如清风不可以吹散你经典的意义。

孩子,上帝是你的创造者,而我和你母亲是你的出版人。

——石松泉

我不知道你来自何方,孩子。我不知道。

你叔叔说你来自一次亲吻后的拥抱,你姨姨说你来自一滴神秘的幽泉,而你姥爷说,你来自一枝分叉的杨树,来自一朵飘忽的白云。

孩子,他们的话都有道理,又没有道理。他们都说得轻巧,好像你是一丝拂面的风,一滴沾衣的雨,一点不期而至的灵感。其实,他们都无法明白,从京郊的小汤山,要穿越多少人世间的风云,要等待多少日升月落,才能挤上那辆充满宿命的“912”或930路车,才能直抵河北,直抵一个名叫“燕郊”的繁华小镇,直抵北方原野上一位写诗的女孩的诗心。孩子,这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距离呀!尽管“而立”的我,蓄积了比“不惑”还要充足的信心,尽管一路上,有北方葱郁的小麦和高粱鼓舞我,有南

方遥远的水稻叮咛我，有身后那座眩目的高等学府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豆腐块’为我壮胆，而我最终还是怀着怯怯的心情，轻轻地叩开那扇命运中注定的圣洁的门扉。

孩子，我是用春雨的缠绵与冬雪的洒脱相互交融而成的一首长诗，再加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才揭开你生命的序啊！

二

你是幸运的，孩子。长年乏雨的北京，在你出生的五月，在那个属于你终生的日子里，在那个从不轻易进医院却要在肚皮上为你开启一扇生命之门的窗户外，上帝赐与了一场罕见的珍贵的雨。那时的你呵，躺在同仁医院三楼一辆童车上，睁着好奇的大眼，纯真得像一片玉，稚嫩得像一坯芽。你的第一声问候，浸润在京城难得的雨声中。你就在这哗哗的下着雨的中午，天真地走进了被雨水洗濯洁净的世界。从此，你要开始风调雨顺的人生了么，孩子？

孩子，你也许不知道，初为人父的我，读不懂你那探询的目光。当你的真正意义的母亲被护士从五楼护送到三楼时，我才幡然顿悟，世上所有的道路，都不及你到来的艰难和苦楚。你是踏着母亲的血肉走出来的呀！孩子，你母亲的身体是你人生最初的路。

由于一个疏忽的原因，你乘坐的红色桑塔纳，穿过王府井，穿过安定门，穿过新雨的城市，没有驶进一个应该去的凉爽的所在，则是驶进了一户潮湿的农院。这是作为父亲的我，至今仍愧对你们母子俩的一份永远的内疚。

那是怎样一段炎热又风湿的日子啊！孩子，你如五月的桃子，带给我们甜蜜的烦恼。所幸，你姥姥是那段日子的排风扇，

而你是那段日子最高档的空调。

三

一年前 你还是个连鸟影花痕都没有的未知的东西呀，一年后，我和你母亲却要慎重地为你起名了。你父母都是唯物论者，都知道，名字只是一个人来到世上的符号，名字决定不了命运。但是 我们为何不把那符号变得更有寓意、更具象征意味呢？

每天 近近地、静静地注视着你 你像花瓣间崭露的雏果 长长的睫毛挂着碎泪 长满粉红皱纹的小脚。小手和脸颊 像新开的玫瑰。你越可爱，越让我们不知给你起个什么样的名字。你那骏马秋风塞北的母亲 你那杏花春雨江南的父亲 曾在语言的海洋里是何等弄月吟风 游刃有余 于今却贫乏得像一个不识字的农夫。

叫“京城”吧 我说。我的意思是祝愿你在北京成就一番事业 而且寓含“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不。你母亲说 应该叫“文博”，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文化博士。最后定名“经典”是在否定了二十五个名字后 由你母亲先提出来 也是我们一致通过的最佳名选。孩子 你拥有这样一个“深刻”又“通俗”的名字 这样一个在世上恐怕很难重复的名字，你难道不感谢你的英明的父母么？

“经典”一名，来源于一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第一版后 1983 年修订重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该词内里写着（一）指传统的最有权威性的著作；（二）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著作；（三）著作具有权威性。

四

孩子，你是我和你母亲相爱时销掉的魂。你既保存了北方的坚韧 又蓄藏了南方的清秀。难怪所有见到你的阿姨们 都称你为“小帅哥”。

你玩耍时 移动你那新蕾般的身子 又弱小又娇气 仿如早晨草芽上的露珠。你哭啼时 能让每一颗心感到不安 但那夸张的姿势又让我忍不住乐。你偶尔生病了，那个日子必将变得像一根危险的火柴 而我和你母亲是两处“禁火”的仓库 稍不留心就“战火纷飞”。然而 当我们彻夜难眠时 当你那一夜憔悴的母亲以一个慈母的姿势把你搂进晨曦时 除了祈盼你尽快康复 身外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现在，你睡着了；孩子，你睡得多像一部合上书页的经典。你那黑葡萄似的大眼里 和那红樱桃般的小嘴里 正藏着至高无上的美与法则；窗外的琴声和孩子们的喧闹无法打扰你香甜的睡眠，正如清风不可以吹散你经典的意义。

孩子 上帝是你的创造者 而我和你母亲是你的出版人。

五

你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孩子 你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儿歌和简单的汉字 你就像一张被大人涂画的白纸。可是 我能为你画出生动而优美的图画么？你自己又能在大人的涂画中承担什么呢？

这个时候 我才真正感到生活的沉重。可是孩子，这不是你

所能明白的事情。我从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变成一名居无定所的自由撰稿者 你母亲也因为你的到来 放弃了事业和工作。现实渐渐由无际的平地化成了一条眼前的河流，我们凭什么泅渡？怎样才能带着你涉过激流迈向人生的彼岸？

岁月是无情的 孩子 那些暗藏于岁月的力量将对你的成长做出种种规定。也许你能摆脱某些规定。可是，有些规定你将一生都摆脱不了 犹如你的血型。这些永远摆脱不了的东西 便是你之所以为你的根本。对于它们，我也爱莫能助呵！

六

你终于长得像一个男子汉了，你终于可以背上书包上幼儿园了。你母亲早就为你准备了一个绣着小白兔的书包，以及一应的纸笔文具。可是 你在幼儿园里玩了半天就不肯去了 你用流淌的眼泪和高亢的哭声 争取了你小小的胜利。后来 你母亲想尽法子把你诱到孩子们中间，回家后悬着的心却仍然放不下来，又几次跑到幼儿园的门外悄悄偷望你。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哦！

你变得越来越顽皮了 好吃了 好玩了 你每天总要缠着母亲买“沙琪玛”或“泡泡鸡”你那床上的小汽车、小飞机等越积越多，都找不到地方存放了。有一次，你在商场一楼的电游厅里，捏捏这个 扳扳那个 最后竟不知怎么让你知道了那些小鹿、小马们 是要 4 吃“进一个“钢崩”才肯唱歌或跳舞的。你从那天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疏远玩具而亲近“钢崩”了。

当然 爱玩爱吃不是你的错误 孩子 天下的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教育你的每一个细节。你太孤独，不爱与人交流。你的玩具从不随便给别

人玩 而别人的玩具你却一味‘执著’地要 这样发展下去 必将不利于你的未来倾向。今后 你一定要逐步改正这些缺点 做一个好孩子 知道吗？

快快长吧，孩子。虽然，父母给予你的成长环境不太理想，这种境况也常常让我惭愧于心。但逆境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困苦可以造就人的精神，这也许是无奈的我在奋斗中的一丝希冀吧。

孩子 此时此刻 我坐在离你二千多公里的南方一座小城的一隅 面对桌上你那张站在温碧源竹林旁的一张照片 心里想的是你和你母亲居住的那简陋的房子，以及房子外的漫天大雪。虽然 我率不着你的小手 闻不着你那带着乳香味的呼吸 然而，孩子，遥远的时空永远阻挡不了我深情的问候。

孩子 你近来好吗？

祝你和你母亲新年快乐！

这些年来,在爷爷流着汗弯腰弓背的劳作中,在奶奶摇动岁月的纺车上,我的心灵深深地感受着他们的质朴、淳厚、伟大与无华。老家也因此成为我整个生活的核心,成为我人生版图上一条坚固的铁轨让我顺利地支行过每一个白天黑夜

老

家

——张桂茹

在我储存多年的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老家和在老家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

小时候,我没有儿歌,没有水果糖,更没有玩具和童车。仅有的一身衣服也要穿上一年中的三个季节才能把整年的日子走完,最后实在无法再穿,便由母亲打成格褙给一家老小做鞋。那时,我最喜欢妈给我做的那种灯芯绒面儿的拉带布鞋。每每穿上这鞋,我的整个身心便会强烈的感受母亲百般炽热的体温与博爱。尽管我已记不清自己儿时的样子,也没有一张照片供我回忆和幻想,但老家却始终鲜活如一树长在春天里的榆钱儿、柳芽儿、桃花以及返青的麦苗和那些算不上连贯但却充满希望与梦幻的笛声。在老家能够拥有这些就不是一贫如洗,更何况我还拥有老家门楣上那块“光荣之家”的牌匾及大伯父在战争年代留给我的、激励我一生的故事。多少年来,老家一直被视为惟一一笔贵重的财富,让我在众多所谓的超前事物泛滥成灾的今天,仍然能以一种自然而纯朴的心态走过人生的每个环节。由此,

我更加深爱老家。

老家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四周是一圈稀密有致的篱笆。站在院子中央的菜窖顶上，便能清楚地看见篱笆墙外的小桥、流水、树木、原野、天空和白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哪一缕阳光应该属于我，沐浴我；哪一块土地应该把我视为一粒种子供我萌芽 扶持我长根。但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了 或许在我呱呱落地的那一瞬间 老家就已被我脆弱而幼小的心灵所接受、所容纳。从此，我的稚嫩的双肩便在老家穷困但并不潦倒的喂养中一天天壮大。

春天还有些尾声 夏天便悄然而至。应该说 老家的夏天是火热而诱人的。茂盛的杨柳。丰硕的瓜果、雨中的炊烟。蛙鼓、蝉鸣、鸟啼、蝶舞、黄瓜架、豆角秧、垄沟、水簸箕、吊杆儿……一派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自然景观 使人立刻浮想联翩 恨不能一下子融入其中 饱尝一种真实、完美、博大与激情。

透过夏天的幕帷 我开始熟读老家的每一个情节。那时 我习惯快乐和遐想放飞在祖父的旱烟地里，在硕大的烟叶上一边找知了皮，一边听赤着脚锄草的爷爷讲写在家谱上的往事。但是真正了解老家是在我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时候。那时，我已经懂得哪些事情应该铭记 哪些事情应该遗忘。因此 当我第一次看到大伯父那张身着军装腰挎盒子枪的照片时，便不顾一切地用整颗心来珍藏和热爱了。

照片上的大伯父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是乡下那种特有的宽肩、厚胸、长腿和大手的英俊、淳朴而富于魅力的热血男儿。

大伯父一九四四年参加八路军。爷爷说，大伯父参军后的第二年曾经在夜里骑着马回来过一次 给部队办事路过。大伯父的到来使老家一下子豁然明亮了许多，但是给老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把我爷爷、奶奶当成窝藏‘八路’的典型抓到村后的大庙里进行审问和毒打。百我的

爷爷、奶奶却宁愿让血从嘴角流出来也不肯开口讲一句话。

晚上回到家里，爷爷、奶奶再一次把年幼的姑姑、二伯父及父亲叫到一起叮嘱说：你们千万要记住，村里、村外不论谁问起你大哥都不能说，只要他和他的部队不出事儿，就是咱一家人的命都搭上也值，这就是我那虽然没有半点文化，但却刚强、坚毅而深明大义的祖父、祖母。然而，让他们一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是，大伯父那次回来竟是与老家的诀别！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的年仅二十三岁的大伯父在辽沈战役中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从此，我的爷爷、奶奶便在清贫的岁月中开始享受清贫的烈属待遇。爷爷告诉我，大伯父牺牲后惟一的遗物就是那张照片以及我老家土屋后面的那棵枣树。几十年了，那棵树虽然经受了无数风风雨雨，历尽了人民沧桑，但不论哪一个年都是繁茂枝叶、硕果累累。每每吃起那一枚枚又甜又大且红得透明的枣子的时候，我就越发强烈地怀念我那为国捐躯的伯父。不知他究竟长眠在哪一座山上，陪伴他的是林立的峭石还是苍翠的松柏，但我坚信，在哪座山上哪座山就会因他而雄伟、而壮观、而强大、而坚不可摧。为此，我那九十岁高龄的爷爷、奶奶整整骄傲、自豪了一生。这些年来，在爷爷流着汗弯腰弓背的劳作中，在奶奶摇动岁月的纺车上，我的心灵深深地感受着他们的质朴、淳厚、伟大与无华。老家也因此成为我整个生活的核心，成为我人生版图上一条坚固的铁轨，让我顺利地运行过每一个白天黑夜。尽管有时，我还不知道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情悼念过去，但我知道该怎样在无月的夜晚举起那盏灯为老家搁浅多年的希望照明。以后，即使我长不成一棵参天大树，却也能撑起一片绿荫，让我记忆中的老家歇晌、纳凉。

那时，我将用我的诗做一块墓碑，接远方的大伯父再回一次——老家。

很多事情还是做一些适当的保留，免得暴露太多就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懂得了这些，应该说，你算得上一个精明而富于心计的女人，而且真正在用心爱过。

如今，你仍旧追寻着这爱，并努力让我爱在你的诗中定居。

张桂茹

小时候，你的理想是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命运却偏偏让你在十七岁的花季当了一名农民。从此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脊梁汗洗面的生活。当然，你不认为农民有什么不好，你只是不愿再去重演祖祖辈辈一直都在演着的角色。你本想拥有自己的故事，在自己的故事中主演自己。荆棘不怕，坎坷不怕，艰辛也不怕，只要能有一个饱满的精神世界和充实的心灵已经足矣。然而你又不得不跟在妈妈身后学着做各种各样的家务。烧火煮饭、呼鸡唤鸭、养羊喂猪……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当好一个家庭主妇、贤妻良母，而自尊心却不允许喊苦、喊累、喊疼。其实，你根本也没有机会去喊。因为你一开始注册，你就注定要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束缚、所包围。但你仍不失那些绚丽多彩、充满活力、充满青春气息的令人陶醉。令人向往的梦。有了梦，你便可以忘掉一天的劳累，忘掉打满血泡的双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疼痛。更为重要的是：梦有时还能帮助你扫除堆积在生命角落中的诸多烦恼和忧愁，帮助你深

刻而准确地识别白日里所不能确定的真善美、假丑恶。你想象没有？梦的日子不像一盘没放盐的炒菜那样索然无味，便像杯没加糖的咖啡那样苦不堪言。梦，对你来说，真的称得上是一种拥有、一种享受了。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便在梦的陪伴与感召下学着写诗、作文，唱你喜欢唱的歌，读你喜欢读的书。在乡下静谧平和而略显疲惫的夜晚，你可以一个人毫无防备地去试已经买来了很久却迟迟未敢穿的窄窄的胸罩和瘦瘦的弹力裤在地上转来转去，自我感觉绝对算得上良好，但你又绝对不能穿出去惹那些父老乡亲们一个劲儿地冲你啐唾沫、翻白眼，好像你身上带着某种病毒或是犯了哪路王法一样不可接近、不可饶恕。对此，你不想在行为上做出任何反抗，你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你的诗中提出控诉。其实，你本是一个相当会继承传统的女孩，思想也一贯保守得如同一坛密封的陈年老酒。你之所以买来那种衣服完全是对城里满街巷都是穿兜屁股的牛仔裤、超短裙的女孩不服气。你只是以此来寻求一种心理平衡和安慰，即使总这样放在柜子里，你的内心也是踏实而平稳的，并且在梦中时常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但后来的日子里，你再也没有了这种感觉，甚至没有了梦。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个无月无星的夜晚，你的一向视你为掌上明珠的祖父突然逝世，你的所有的或美妙或伤感或快乐或忧愁的梦连同你一向爽朗的性格，一起被打成碎片。你就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小鸟，强睁着一双泪眼望着天空发呆，而三年后，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你又失去了和祖父一样疼爱你的祖母，看着那个深而潮湿的墓穴，你感觉它将要埋葬的不是慈祥的祖母，而是你那颗带孝的心灵。当你万分怀疑这一切都是梦的时候，现实越发残酷地将你打进了痛苦的深渊，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你开始了一种流浪汉似的生活，时不时地就要骑车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山上去拥抱孤独和寂寞。有人说：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家可

归，而你却是有家不愿回，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也许这打击，这伤痛只有时间才能医治，然而，也正是它将你残忍地推上了人生第二十五个站台。行走在流动的岁月中，你仔细地打量自己，少女时的那两团红晕在你的脸上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星星点点的雀斑。不堪回首中，你已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过渡到一个没有任何专长、任何经验可谈的女人。这时，你所要面对的也不再是命运安排你去从事什么职业的问题了，而是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婚姻。

祖父、祖母在世的时候，就曾有不少热心人上门为你提亲，但都被你以年龄小或是其他理由推托掉了，致使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谁肯为你保媒。他们一致反映你条件太高，头不好剃，弄得全家上下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好像你这辈子真的嫁不出去了似的。也难怪，村里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孩如今都已做了母亲，其中一部分人竟然无视计划生育法规东躲西藏地生了第二胎、第三胎，甚至是第四胎。付出如此血的代价无非是为了一个能续烟火的儿子。目睹她们在孩子们哭哭啼啼、要吃、要喝、要穿戴、要钱花的叫嚷声中，穿着沾满油渍、汗渍、奶渍的衣服，掰疼了手指盘算柴米油盐酱醋的情景，你不仅没有丝毫的羡慕和嫉妒，反而由衷地产生一种优越感。就这种优越感让你我行我素地在大龄青年队伍中迈着铿锵的脚步写你的诗、你的散文和小说。不过，你不是没想过，关于将来能和一个怎样的男人同床共寝、同舟共济，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地度过此生。你的要求是：对方不一定非是精品，但保险系数要高，最起码的含金量要有。有句话说：真诚和坦率最能征服人的心。具备了这一点，他也就不难得到你了。当然，你不赞成一味地追求完美。因为你明白，一旦完美走向了极端，便会立刻发现其中的弊病与不足。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做一些适当的保留，免得暴露太多就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懂

得了这些，应该说，你算得上一个精明而富于心计的女人，而且真正地用心爱过。

如今，你仍旧追寻着这爱，并努力让这爱在你的诗中定居。

清贫而快乐。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不是因为清贫快乐，而是因为你虽然清贫但却拥有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宁的无纷扰的灵魂。

——朱立弘

祝你幸福快乐！

这大概是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祝福语了。我们就这样互相祝来祝去，幸福伴着快乐，快乐夹着幸福。总之，有幸福就有宽乐，有快乐就有幸福。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说：真正的幸福在于灵魂的安宁，甥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比他稍晚些时候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快乐也好，幸福也好，这两位哲学家在提到幸福和快乐的时候都提到了“灵魂”。一个说是灵魂的安宁，一个说是灵魂的无纷扰，意思是一样的。在这个竞争激烈，充满诱惑物欲横流的时代，要想拥有一颗安宁无纷扰的灵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月薪千元吃喝不成问题。可你眼睛却盯着那月薪是你两倍的，你羡慕他们的休闲比你高级，于是你想方设法劳心劳力去搏杀，追上一个目标前面还有一个目标，你就在自己制造的一个又一个目标以及种种需求之中，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最终让物质占有了你的整个灵魂，你看不到阳光的灿烂，

落叶的凄美，一路的风光……你体味不到（你又何尝静下心来体味了）生活中的点滴快乐和幸福。

从书上看过一段有关快乐的文字，大意是这样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绝少美妙事，如果你认为高职、巨款、出国游才是快乐。但是，你认为快乐来自一顿丰盛的早餐、田野的新鲜空气、一杯酒或是一晌小睡，那么快乐就随时伴在你身边。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境由心造”这四个字。苦乐其实全靠自己内心感受，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好比一个并不爱金银首饰的女人，你让她素面朝天置身于浑身珠宝的贵族阔太太之中，私毫不伤害她的自尊，学富五车爱书如命的学者文人也从来没有想过用那一寒舍的书籍去和百万富翁作交易。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做邻居的两家一个穷一个富。富邻居是一对拥有万贯家财的夫妇俩。穷邻居是一对拥有好几个孩子穷得叮当响的夫妇俩。贫穷的一家饭桌上常常只是一盘咸菜，然而一家人吃起来却津津有味欢声笑语，夹着咸菜说，吃吧瞧这肉多香，瞧这鸡腿味道多鲜美。欢歌笑语飘到了吃什么都不觉得香的富邻居家。富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快乐，简直是叫花子扭秧歌穷欢乐嘛，有什么可高兴的？她反复问丈夫。丈夫想了想说，我能让他们不快乐。于是他送给穷邻居一坛金子，要求他们收下这坛金子就别再说笑了，说老婆子受不了这刺激。穷邻居答应了。他们一下子拥有这么多金子，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知道怎么办好，放哪都不放心，怕让人偷去，怕耗子拉去，咋办呢？最后这坛金子就放在了搁咸菜的桌子上，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地轮流守卫着它。一天，两天，他们果真没有欢歌笑语了，全家人的心都系在这坛金子上，被它揪着心扯着肝，吃不香睡不踏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家老少都受不了了。他们最终把金子还给了富邻居。因为他们要歌唱要快乐要回到从前。

清贫而快乐。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不是因为清贫而快乐，而是因为你虽然清贫但却拥有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宁的无纷扰的灵魂。孔子弟子颜回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果你真是把一顿丰盛的早餐，一杯酒或是一晌小睡，看成是快乐的事，那么你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一首闪亮的诗。有宋诗为证：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